

許燄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四編 第十一冊

《毛詩》重言詞研究

陳健章 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四 編

許 鈞 輝 主 編

第 11 冊

《毛詩》重言詞研究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毛詩》重言詞研究／陳健章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4+246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四編；第 11 冊)

ISBN：978-986-322-220-0 (精裝)

1. 詩經 2. 研究考訂

802.08

102002766

ISBN-978-986-322-220-0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四 編 第十一冊

ISBN：978-986-322-220-0

《毛詩》重言詞研究

作 者 陳健章

主 編 許燦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四編 14 冊 (精裝) 新台幣 3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毛詩》重言詞研究

陳健章 著

作者簡介

杜甫曾說過：「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四十過後，一切均已盡在不言中了。昔年讀胡適的《四十自述》是高二那年，而閱讀龔鵬程老師的《四十自述》也已是大二的事了，而今我也到了所謂「不惑之年」，真是見識到了歲月匆匆催人老。但總得為這人生留點痕跡，方不負自己。

從高中時代就愛上了文學，常在國文課本中寫詩，或上完某課時便在文中評論一番，當年乳臭未乾自鳴得意，而今看來只是一股文學上莫名的衝動與癖好。若未曾走過那段塗鴨時期，也不會對文學有如此深愛之依戀情誼。當我深深愛上文學時，才知那是一生的愛戀，時時刻刻在你身旁打轉，須臾不離。上中央大學時，那裏的環境提供了我高中時夢想與幻想的情思。有做夢的優雅環境、有悠遊的自由空氣、有同為文學努力的好友、和首屈一指的教授，大學四年滋養了我、更包容我的淘氣與自負，這些足夠一生回味品嚐了。

之後到東海讀研究所，遇到文字學老師朱歧祥先生和詩經老師呂珍玉師，更厚實了我在文字學和文學上的基礎，他們不斷鼓勵我、支持我、教導我、提攜我，使我於浩瀚文學領域上，能有一個港灣、一些心得。朱老師每於上課時，常說王國維的人生三大境界，也就是做學問的境界，耳旁每每響起老師之犀利口吻，如今我只能遠眺學問之美，而未能實際參與其中了，實為汗顏。

在不惑之年，承蒙花木蘭文化出版社願意出版我之拙著——「碩士論文」，讓我不勝感激，然文中尚有許多不足之處，冀盼各方儒者不吝指教。

陳健章 筆

民國 101 年 12 月 15 日

提 要

《詩經》這部古老的詩歌總集，集合了前人的智慧，可說是周王朝「制禮作樂」的文化產物，它流淌著周文化的精神血液，字裏行間中飄散著先民的喜、怒、哀、樂，是周人生活的反映；它是文學、語言學、社會學、文化學的瑰寶。先秦各國來往使節或禮宴場合常引用它，諸子思想中也常以《詩》證論，可見《詩經》在先秦時期的文化、思想、社交地位。孔子在《論語·季氏》告誡兒子：「不學詩，無以言。」在《論語·子路》教誨學生：「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悉以爲？」這樣重視詩教的言論再三出現在他對弟子的言談中；無疑的《詩經》是當時知識份子必須熟讀的經典，而且被奉為立身行事的準則。

但是經過秦火後，《詩經》亦難逃毀損浩劫，漢代傳《詩》者四家——齊、魯、韓、毛，爾後齊、魯、韓三家相繼失傳，現存留者唯《毛詩》。三家詩則散佚在其他書籍中，所幸清代學者加以整理蒐集。傅斯年先生認為《毛詩》的起源不明顯，他還說：「子夏、荀卿傳授，全是假話。」這造成今日研讀《詩經》一定的困難，更別說經過唐、宋、元、明、清、民國以來不同經學思想，學術背景不同，詮詩更加的多元化了。

面對研讀《詩經》的諸多問題，撰者以為最切要者莫過於讀懂它的語言，因而本文僅就現傳毛本《詩經》，探討其「重言」問題。根據撰者的統計《毛詩》中有一百九十二篇有重言，使用次數高達六百多次，去其重複共有重言詞三百五十六個。這些重言詞是《詩經》語言的特色，它們以不同的構詞形式表現，展現出諧美的狀聲、狀形文學語言藝術，一詞多義的語義特徵，靈活的出現在不同詩篇之中。因而想更精細的掌握詩義，對重言詞的正確理解是不能閃避的徑路，可惜目前學界尚無人全面探討與重言詞相關的各種問題；不僅對重言的定義和名稱尚有許多分歧的看法，而且對重言詞或狀聲、狀態詞的認定，各家也相當紛歧，對重言詞義的訓詁，更是含糊其詞，莫衷一是。有鑒於此，撰者不揣淺陋，刨根究柢全面處理重言詞這些一直未被說清楚的問題。

本文共分：緒論、重言定義及其與聯綿詞的關係、《毛詩》重言詞類型與修辭功能、擬聲擬態詞判定困難問題、《毛詩》重言詞構詞形式、《毛詩》重言異文、《毛詩》重言詞的訓詁問題、結語等八章，另附有《毛詩》重言表，期望能將重言詞的問題說清楚。在撰寫過程中，個人曾一一收集重言詞訓詁相關資料，計畫未來能完成一部《詩經》重言詞字典，有助於《詩經》重言詞之研究。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
第二節 《毛詩》重言篇章與前人對重言的研究	4
一、《毛詩》重言篇章	4
二、前人對重言的研究	6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10
第二章 重言定義及其與聯綿詞的關係	13
第一節 重言定義	13
第二節 重言與聯綿詞的關係	19
一、聯綿詞的由來	19
(一) 聯綿詞名稱	20
(二) 傳統與現代對聯綿詞的界定	20
二、聯綿詞範圍和《詩經》中聯綿詞的數目	23
第三節 重言與聯綿詞的異同	25
一、相同處	27
二、相異處	29
第三章 《毛詩》重言詞類型與修辭功能	31
第一節 重言類型	34
一、單舉其字與重言異義的「單純詞」	34
(一) 擬音詞	34
(二) 假借字	35
二、單舉其字與重言同義的「合成詞」	36

(一) 單字與重言相同、相關或爲其單字之引申 義的重言	36
(二) 有本字的用字假借	37
第二節 重言的修辭功能	38
一、聲音和諧	42
二、擬態肖物	44
三、摹聲傳神	53
第四章 擬聲擬態詞判定困難問題——歐秀慧《詩經 擬聲詞研究》商榷	55
一、歐文爲狀聲詞撰者研判非狀聲詞者	60
二、歐文爲狀聲詞撰者認爲不易研判者	95
三、歐文與撰者歸類不同的狀聲詞	107
四、歐文無列的狀聲詞	109
第五章 《毛詩》重言詞構詞形式	113
第一節 重言正例	113
一、前疊式 (AA××)	114
二、後疊式 (××AA)	114
三、雙疊式 (AABB)	114
第二節 重言型變	117
一、「有」字式	118
二、「其」字式	120
三、「斯」字式	123
四、「思」字式	124
五、「彼」字式	124
六、「若」字式	126
七、「而」字式	126
八、「矣」字式	126
九、「兮」字式	126
十、「止」字式	127
十一、「伊」字式	127
十二、「然」字式	127
十三、「焉」字式	127
十四、其他	127
第六章 《毛詩》重言異文	131
第一節 異文產生之因	132

一、何謂「異文」	132
二、歷代異文的校勘	134
三、《毛詩》異文產生的原因	136
第二節 《毛詩》重言異文類型	139
一、加形符	140
二、形符不同，聲符相同	141
三、形符相同，聲符不同	143
四、形符、聲符均不同	144
五、形符、聲符相同，位置不同	147
六、《毛詩》非重言，異文爲重言	147
七、《毛詩》重言，異文非重言	148
八、象形字和形聲字	148
九、省形符	148
十、省部件	149
十一、增部件（或增字）	149
十二、通假字	149
十三、形體相似	149
十四、殘字	149
十五、變聲旁	149
十六、錯簡	150
十七、雙重言	150
第三節 《毛詩》異文的價值	151
第七章 《毛詩》重言詞的訓詁問題	153
第一節 《毛詩》重言訓詁困難的原因	154
一、通假字	154
二、方言詞	156
（一）單言詞	162
（二）重言詞	163
三、異文	164
第二節 《毛詩》重言訓詁舉隅	165
結語	221
參考書目	223
【附錄】《毛詩》重言表	235

第一章 緒 論

《文心雕龍·明詩》：「詩者，持也，持人情性。」〔註1〕而《詩大序》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依「維柯《新科學》的說法，人類最初的『說』，注定是詩性的歌詠。永不疲倦的歌唱棲身於其中的那詩意的大地、天空和人事，並且在歌中安放自己對宇宙人生那和諧而生動的理解，無疑是先民生命活動的重心所在。如此，則中華先民的歌詠無疑當爲中國寫作的源頭。」〔註2〕

然則，「歌詠」起於何時？從古代文獻記載中，我們只知道：「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註3〕唐代孔穎達也曾說：「詩理之先，同夫開闢」。歌詩的起源，在古代中國人看來，是與人類起源同步的。朱光潛也說：「嚴格的說，詩的起源當與人類的起源一樣久遠」。〔註4〕

既然詩歌的起源幾乎是與人類同步，那在詩歌中具有音樂性修辭功能的「重言詞」應該也是和人類同步。葉舒憲在《詩經的文化闡釋》第五章〈摹聲重言嬰兒語〉認爲「重言」的發生可能是從嬰兒的牙牙學語〔註5〕而來，他還認爲《詩經》中的「象聲詞」就是爲了模擬自然界的各種聲音現象。從摹聲到疊音，我們

〔註1〕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台北：里仁書局，民國90（2001）年9月28日初版四刷）頁83。

〔註2〕 趙雨，《上古詩歌的文化視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10月），頁12。

〔註3〕 梁·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註4〕 朱光潛，《詩論》第一章〈詩的起源〉（北京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次印刷），頁2。

〔註5〕 葉舒憲，《詩經的文化闡釋》（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頁367。

看到的正是潛伏在自然語言之初的「詩的功能。」這種疊字（重言）詩的功能直至現代口語中也常常被運用來加強語氣，也是一種常見的修辭技巧。從東亞的漢藏語系到南亞的達羅毗荼語、南島語、從非洲的尼羅——撒哈拉到美洲的印第安語，重疊式的語言均有廣泛的存在，這證明了重疊式語言是一種古老而又歷久不衰的語言。漢語中很早就有通過這種方式構成的詞，在現存的先秦文獻中就以《詩經》使用重疊式構詞最為頻繁、最是突出，且對後世文學語言影響最大。

沈謙在《語言修辭藝術》中疊字舉了秦牧《草原語絲——訪問黑龍江漫記》中的一例：

有時驅車百里，見到的村落和市鎮也並不多，總是莽原、莽原，或是森林、森林、森林，到處是一片天蒼蒼、野茫茫，無邊無際，遼闊博大的景觀。

例中的「莽原、莽原」，「森林、森林、森林」雖是重疊，但並不是本論文所要討論的「重言」而「蒼蒼」、「茫茫」之形才是本文要討論的類型。因此，〈豳風·鴝鵒〉「鴝鵒」、「鴝鵒」等也非討論範圍。本文所討論的重言，如〈豳風·鴝鵒〉：「予羽譙譙，予尾翯翯，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中的「譙譙」、「翯翯」、「翹翹」、「曉曉」，這種兩個漢字緊密重疊的語言形式。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因此，《詩經》不論是在思想上的「思無邪」，抑或是社會風俗的「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都是深具高度文化特色，而它的語言技巧也正是如此。韓愈〈進學解〉中說：「《詩》正而葩。」而向熹《詩經語言研究》第六章〈詩經的修辭和章法〉談到「葩」字：

葩是就語言表達說，和諧的用韻，豐富的辭匯，多樣的句式，多種修辭的方式，整齊而多變的章法，使詩的語言生動活潑，美妙勻稱，表達感情細緻入微。〔註6〕

〔註6〕 向熹，《詩經語言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頁370。

文學語言是在全民語言的基礎上經過藝術加工、提煉，於漫長的歷史過程逐漸豐富、形成的。在文學創作中，語言是必要的工具，脫離了語言，文學則無依存的憑藉。錢穆先生有言：「凡中國文學最高作品，即是其作者之一部生活史，亦可謂是一部作者之心靈史。此即作者之最高人生藝術。」〔註7〕尼采則說：「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註8〕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歷程亦可作如是觀。我們都知道，一個時代的生命基調是他的種種具體的文化與藝術成果的主題與靈魂，而人對命的理解則直接主宰著其詩歌的意境特徵和語言風格。

夏、商、周時代，正是古典詩歌萌生與成熟的時期。夏、商兩代，中國文明此時已走上了發展的軌道，詩歌也已從萌生狀態起步，音韻鏗鏘婉轉，意境大氣磅礴。到殷周之際以迄戰國末年，更完整的開拓出《詩經》、《楚辭》兩枝詩歌奇葩，成熟為真正的詩歌。這樣奠定了中國詩歌流變史的光輝起點。就《詩經》而論，三百篇詩歌的依次連綴，形成了一個渾然的整體，既是中華先民的「生活史」，更是其「心靈史」，篇篇詩章，在在呈現中華先民的生命精神生發的軌跡。

因此《詩經》無疑是一部綜合先秦先民的生命智慧和語言文學修辭技巧寶典，它豐富多采的語言生命力在中國詩歌史上更是詩人們語言材料和修辭材料的養分，這種養分至今仍是在持續發酵著。《詩經》三百五篇中語言修辭在當時最特殊的當然是「重言疊字」的運用，在先秦詩歌或其他諸家文學作品中罕有如《詩經》中使用如此多的「重言」，而這重言佔了《詩經》篇章的一半以上，由此可知這擁有音樂效果的重言詞之重要性。

在對這部偉大經典進行現代詮釋的同時，主要目的是為讀者提供另一道發現和體會的橋樑。文學作品之所以不朽的意義，正是在於它文本的深層意涵和語言生命力，而《詩經》中的重言生命力影響歷經兩千多年至今依然不衰。《詩經》語言以四言詩為主，重言便佔了兩字，而且歷來對重言的判定和訓詁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且這種「重言」的訓詁也關係著對整句詩意的理解。因此，本論文是站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結合現今出土的材料，再次全面的討論這種

〔註7〕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上古歌詩的文化視野》（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出版），頁249。

〔註8〕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人間詞話》（台北：頂淵文化出版社，民國90（2001）年6月初版一刷），頁19。

雙音節語——重言的判定和修辭、訓詁等問題。

第二節 《毛詩》重言篇章與前人對重言的研究

秦始皇時焚六經，只有《詩經》因口授相傳，缺失較少。漢朝廢了挾書的禁令。文帝以後傳《詩經》的就有《齊》《魯》《韓》三家。燕韓嬰傳《韓詩》，魯申培公傳《魯詩》，齊轅固生傳《齊詩》。《齊詩》魏時已亡，《魯詩》西晉時亦亡，《韓詩》直傳至北宋時始亡，今僅存《韓詩外傳》。齊、魯、韓三家詩武帝時已立學官，平帝時始加《毛詩》為四家詩。三家詩與毛詩各有優缺，由於《毛詩》傳本比較完整，撰者因而以今所傳的毛本來討論《詩經》中的重言。而今所謂《詩經》即指《毛詩》，本文行文時亦難免同時出現此二種名稱。

一、《毛詩》重言篇章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也是第一部用漢字記錄的詩集。在漢語的發展史上，先秦西周時期是漢語詞匯由單音節向雙音節雙音節的重要發展階段，而《詩經》正是這時期文學語言過渡的重要橋樑。因此在語彙的發展上，《詩經》是一部極為重要研究語言的典籍；《詩經》記錄了當時許多名物，可以增進我們的博物知識，正如《論語·陽貨》，孔子所說學《詩》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註9〕在其他方面，《詩經》也是具有思想、文學及社會價值。如孔子就曾對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註10〕孔子將《詩經》作為倫理典範的教科書，也將它選為當時語言教科書，可見《詩經》語言的豐富性和生動性，已經達到上古時期語言發展的較高水準。《詩經》中有單音節重疊甚至雙音節重疊詞的大量使用，這個特點就是雙音節化的重要特色。這種疊字（重言）具有鮮明的特色，不僅為作品傳情達意起到很大的作用，也反映出我國上古時期漢語詞彙運用靈活、意韻豐富的特點。

《詩經》的語言文學特色有許多鮮明的特點，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詩篇中大量的「重疊詞」的運用，筆者統計《詩三百》中使用重言詞的篇章共有一百九十二篇，占了整部《詩》的63%，重言出現篇章如下表：

〔註9〕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論語·陽貨》（台北：鵝湖出版社，民國73（1984）年9月初版），頁178。

〔註10〕同上註，頁173。

國風（85 篇）					
1、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蠡斯	桃夭
	兔置	芣苢	漢廣	麟之趾	
2、召南	采芣	草蟲	殷其雷	小星	野有死麕
3、邶風	柏舟	燕燕	終風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簡兮	泉水	北門
	新臺	二子乘舟			
4、鄘風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干旄	載馳	
5、衛風	淇奥	碩人	氓	竹竿	伯兮
	有狐				
6、王風	黍離	君子陽陽	兔爰	葛藟	大車
	丘中有麻				
7、鄭風	清人	有女同車	風雨	子衿	野有蔓草
	溱洧				
8、齊風	雞鳴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9、魏風	葛屨	十畝之間	伐檀		
10、唐風	蟋蟀	揚之水	杖杜	羔裘	鶉羽
11、秦風	車鄰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渭陽	權輿		
12、陳風	衡門	東門之楊	防有鵲巢	澤陂	
13、檜風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14、曹風	蜉蝣	下泉			
15、豳風	七月	鸛鳴	東山	狼跋	
小雅（58 篇）					
1、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采芣	出車	杖杜		
2、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蓼蕭	湛露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芣	車攻	吉日		
3、鴻雁之什	鴻雁	庭燎	沔水	白駒	斯干
	無羊				
4、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巷伯	
5、谷風之什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6、甫田之什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頍弁	車鞶	青蠅	賓之初筵	
7、魚藻之什	采芣	角弓	都人士	黍苗	白華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大雅（26篇）					
1、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2、生民之什	生民	行葦	鳧鷖	假樂	公劉
	卷阿	板			
3、蕩之什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周頌（14篇）					
1、清廟之什	清廟	執競			
2、臣工之什	臣工	有瞽	離	載見	有客
3、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敬之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魯頌（4篇）					
	駟	有駟	泮水	閟宮	
商頌（5篇）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其中共使用了 685 次重言詞，若去其重複共有 356 個。（註 11）這些重言詞將詩歌的形象性和音樂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同時也反映出《詩經》時代漢語詞匯發展的特點，就是用重言來提高音樂性和藝術性。

二、前人對重言的研究

《詩經》中用了大量的疊字、雙聲、疊韻，增強了詩的形象性和節奏，加強語言的音樂性，為語言藝術創造了豐富的經驗，其中以「疊字」的運用最為多采。「疊字」是指字的「複疊」，也就是將同一個字重疊後組成一個詞，在訓詁學中稱作「重言」。字重疊後所構成的「雙音節」重言詞，如「滔滔」、「關關」、

〔註 11〕李雲光，《毛詩重言通釋》統計有 357 個（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67（1978）年 12 月初版）。

「洋洋」、「蟲蟲」、「俛俛」、「悠悠」、「采采」、「翹翹」、「奕奕」，這些詞有的是單字意義，而有些則因重言而產生了新意。

前人對《詩經》重言的研究，舉其要者有王筠、王顯、夏傳才等三家，敘述如下：

王筠《毛詩重言》最早統計《毛詩》重言詞數量，根據他所說：「重言之不取義者為尤多，或同字而其義迥別，或字異音同而義比附，此正例也，故輯為上篇；兼取義者，有專字者也，或取引申之義者也，而其以音為重則一也，故輯為中篇。」〔註 12〕王筠《重言》的「上篇」與「中篇」均為重言的正例，其下篇則是變例（其或單字即重言者），依據上、中、下篇的統計合計共有 578 個。撰者將其統計的重言以表格呈現。

（一）王筠：《毛詩重言》重言次數統計表

王筠統計上篇重言正例 222 個、中篇重言正例 133 個，合計上下篇重言正例共有 355 個，下篇重言變例 208 個，又於下篇列出了所謂「不必重而重者」15 例。因此，王筠所累計的重言是 $222 + 133 + 208 + 15 = 578$ 個。如下表

正例個數		變例個數		總計
上篇	中篇	下篇		
222 個	133 個	208 個	15 (不必重而重者)	578 個

（二）王顯：《毛詩》重言出現次數統計表〔註 13〕

	國風	小雅	大雅	周頌	魯頌	商頌	合計
出現個數	168	201	109	26	28	15	547
出現次數	232	239	129	26	35	17	678

王顯所統計的各單位（如國風、小雅等）個數，加起並不等於全書中出現的個數，因為各單位中的疊音形式（重言），有許多是重複的，例如〈小雅〉、〈大雅〉、〈魯頌〉、〈商頌〉裡都有「赫赫」；且其所統計只限於形容詞重言詞，作為名詞的重言，如：〈邶風·燕燕〉「燕燕」，〈小雅·楚茨〉「子子孫孫」以及其他

〔註 12〕王筠，《毛詩重言·序》式訓堂叢書，嚴一萍選輯（板橋：藝文印書館，民國 57（1968）年）。

〔註 13〕王顯，〈詩經中跟重言作用相當的「有」字式、「其」字式、「斯」字式和「思」字式〉，《語言研究》，第 4 期（1959 年），頁 33。

較具詞性爭議的重言〈大雅·公劉〉「楚楚」、「言言」、「語語」，〈周頌·有客〉「宿宿」、「信信」等，他均未列入統計。

(三) 夏傳才：《詩經語言藝術》重言篇數和次數統計表〔註14〕

	國風	小雅	大雅	頌	合計
篇數	92	58	26	22	198
次數	218	231	125	73	647

(四) 撰者：夏傳才《詩經語言藝術》所作統計不甚完善，撰者重新予以統計如下表

	國風	小雅〔註15〕	大雅	頌	合計
總篇數	160	74	31	40	305
重言篇數	85	58	26	23	192
百分比	53.1%	約78.4%	約83.9%	57.5%	約63%
使用次數	227	243	135	76	681

由上夏傳才和撰者兩表可看出兩個問題：

其一：

撰者和夏傳才所統計的重言篇數有相當的出入。如在〈國風〉中差了八篇，而使用次數相差九次；〈小雅〉重言出現的篇數兩表相同，但使用次數卻相差十一次之多；〈大雅〉篇數相同，使用的次數相差十次；〈頌〉相差一篇，使用差了四次；總計夏先生重言出現的篇數多出撰者七篇，而使用的次數卻多出撰者的統計三十四次之多。這似乎向人透露出一個重要的訊息——重言的判定與計算上仍存在著一些分歧看法，這也是本論文所亟望解決的問題之一。

其二：

《詩經》305篇中就有三分之二的詩篇運用重言。然而，有的詩篇一章就集中用了許多疊字，如〈衛風·碩人〉「碩人敖敖」、「朱幘鑣鑣」和末章的「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鱸鮪發發，葭茨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繪聲繪色讀起來鏗鏘有力、音響和諧而響亮；又如〈豳風·鴟鴞〉「予羽譙譙，予尾條條，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意象鮮明且聽起來悅耳。它

〔註14〕 夏傳才，《詩經語言藝術》（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次印刷），頁56。

〔註15〕 小雅詩中有80首詩，其中〈鹿鳴之什〉中：「南陔、白華、華黍」和〈南有嘉魚之什〉中「由庚、崇丘、由儀」等六篇有篇目無文，實應扣除，故為74篇。